

第五章 結論

文獻學，相對於其他傳統中國學術領域而言，是一門新興但未完全確定的學科。所謂未確定，是因為文獻學的定義、範疇、研究方法、理論等，都還沒有被完整而有系統的建構出來。以致何謂文獻學，以及文獻學的研究對象，始終都莫衷一是。本書即針對此一範疇作思考，意將文獻學建立成為一門學科。

一、建構文獻學的理念

文獻學若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，我個人認為它至少應該包括文獻學理論、文獻學史和文獻整理實務三個領域。文獻學理論討論的是文獻的定義、範疇、研究方法及文獻構成及解析詮釋的原理；文獻學史討論的是文獻發展的歷史，包括各類型文獻形成的原因，各種體裁的比較及流變等；而文獻整理實務則研究如何將文獻現代化，及古文獻的整理與出版。

一門正式的學科，是要有其獨立性的。它不能空泛且漫無邊際，不能是所有只要是用到「文獻」的任何議題都被稱之為文獻學。因為我們在做學術研究時，一定會用到文獻資料，如果只要用到文獻資料的研究，就能稱為文獻學，那麼「文獻學」這個稱謂是沒有意義的。可是一直到目前為止，海峽兩岸甚至在東亞地區以「文獻

學」為名的學術會議，仍然隨處可見這個現象。許多學者只是藉由一些文獻資料做研究，而事實上他們的標的是詞章、義理、考據之類的議題，而不是文獻本身。他們關心的是文獻資料裡所載錄的內容與他們研究議題之間的關係，而不是文獻本身的意義。

所謂文獻本身的意義，不是在探討文獻裡所載錄的文字內容是什麼，而是在探討該文獻書寫的筆法及構成的方法。關鍵的觀念是這部文獻「為何要這樣編寫」，而不是它的文字內容「寫了什麼」。每一部文獻，它的文字內容「寫了什麼」，其實是取決於它「如何編寫」。若是不了解文獻是「如何編寫」的，就會影響到我們對於文獻的正確判讀。

文獻編寫的方式、理念與書寫筆法之所以會影響到文獻的載錄內容，根本的觀念是「文獻的編寫是主觀意識的產物」。除了不加揀擇，全體收錄的彙編型文獻之外，其他所有的文獻都受到編撰者主觀意識的影響。它表現在文獻的取材、體例、書寫筆法等層面上。所以我們所讀到的文獻，基本上是文獻編撰者想要給予我們的，是經過取捨並有意識的編排過的，而不是所有資料真實而客觀的全面呈現。也就是說，除非是原始的第一手文獻資料，否則我們所讀到的文獻，必定經由編撰者的取捨，並非全貌，也非真相。

基於這樣的觀點，本書立論的主要對象，就定訂在「經過人為處理過的文獻」上。這並不是說所有原創型的文獻都沒有解析的價值，而是如果我們要歸納出文獻編撰的理論，「經過人為處理過的文獻」才是最佳的討論對象。

據此，我們不難看出，雖然文獻學研究的對象十分龐大廣泛，但是「文獻學」本身則是一個小範疇的基礎型學科。這門學科的主

要目的，就是建構一套解析文獻的理論，以便從文獻的本質上去正確的解讀文獻。只要我們掌握了文獻是主觀編撰的基本理念，再歸納幾個解析的角度與方法，就可以對文獻的本質有所認知。以此為基礎，再去做文獻所載錄的文字的閱讀，就比較不致於產生誤讀的結果。

既然要將文獻學建構成為一門學科，所以除了理論以外，它應該還要有可以相互輔佐的相關研究科目，這就是上文所說的文獻學史和文獻實務。文獻學史的研究，其步驟應在文獻學理論建構之後。文獻學理論的探究包括了文獻的定義與研究範疇，並且確認文獻及文獻編撰行為之間的互動關係。在對這些理論有所認知後，才能再進一步的確認文獻學史的寫作對象及範疇是什麼。所以，文獻學史的內容，應該是以時間為縱軸，由時代文化環境及學術思想為背景，找出相對應的文獻，並藉由文獻的書寫筆法、體例、取材等編撰行為，申明編撰行為與背景之間的相互關係，並貫串其時間上的相互影響性。文獻學史的撰寫應非易事，但是若能藏事，則和目前市面上發行的中國歷代文獻「編輯史」，應是可以相互區隔的。

至於文獻整理實務，則是文獻學裡十分特殊的一個科目。其他的學科比較少有實務工作可以相互搭配，但是在文獻學的範疇裡，重新整理舊有的文獻卻是一項重要而且必需的工作。研究及閱讀市場的需求固然存在，但是除此之外，純粹從「文獻學」這門學科的角度來看，在整理舊籍的過程中，無論是作校注，或是分立章節，或是重新彙整編輯等，對於原始編撰者的主觀意識、取材、體例、書寫筆法等，都會重新驗證。所以文獻整理實務，是可以和文獻學理論相互印證的。因此，文獻學理論、文獻學史、文獻整理實務，

三者相互配合，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文獻學學科。而三者之中，仍以理論為先。

二、文獻學理論的主體內容

基於上述的理念，本書即試圖建構文獻學的理論，冀能歸納出一套解析文獻的方法，並找尋對文獻本質能正確認知的途徑。

要針對文獻建構理論，應要考慮到「文獻」的特質。本書所謂的文獻，是以中國歷代典籍為大範疇，再對焦於經過人為處理的文獻為特定的、主要的範疇。文獻學理論所要探討的，不是典籍中載錄的知識，而是文獻被構成的原理。要解決這樣的問題，先要建立幾項解析文獻的切入角度或方法，然後再從文獻的結構去分析，將文獻具體的外在型態，與文獻內在抽象的構成原理分項討論。簡言之，即為文獻的解析方法、文獻構成的外在型式、文獻構成的內在規則。據此，本書即將文獻學理論的建構，除書首緒論討論文獻學的定義與範疇外，主要內容定訂在方法論、外在結構論及內在學理論三個項目。

方法論的主要內容實際上又分為兩個大方向，一是對於傳統基礎研究學科的回顧與反思，二是新方法的建構。

傳統學術中，對於文獻的研究往往採用五大工具性基礎學科，即目錄、版本、校勘、輯佚、辨偽。除了目錄學外，其他的幾門學科，不可諱言的，其實在現代的學術研究中使用率十分低；即使是目錄學，除了查檢歷代的文獻記載之外，根本少有人對此一學科有深入的研究。尤其在古籍不斷被整理出版的現代書籍市場中，重要的古籍大多已被大型出版社代為做好了版本挑選以及校勘的工

作，甚至輯佚、辨偽的工作也都附在其中。我們已經習慣於閱讀出版社給予我們的典籍，而不是自己去解決文獻認知的基本工作。

在這種學術生態下，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對傳統五大基礎學科的認知。任何學術研究，都是以文獻為根據，無論是詞章、義理或是考據皆是如此。而考據又為一切研究的根基，探討詞章、義理所據的文獻若未經考據，則根基易有疑義，而後續的研究也都因根基不穩而亦有疑義。考據的基本功夫，即在傳統五大工具性學科。

固然如前文所述，當今的研究者多慣於接受別人所給予的文獻，但是若要做深度的高層次的學術研究，自己不具備這些基本知識，則是將對文獻資料判斷的能力拱手予人。傅偉勳先生所提的「創造的詮釋學」，第一個層次「實謂」，即是將「原典校勘、版本考證與比較」視為學術研究的「基本課題」。傅偉勳先生同時說：

只有此層算是具有所謂「客觀性」。它是創造的詮釋學必須經過的起點，但非重點所在，更不可能是終點。「實謂」層次所獲致的任何嶄新而證成的結論，立即多少影響上面四層的原
有結論。^①

這是所有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夫，絕對不可捨棄。但是，如果對這些基礎學科的認知仍停留在傳統階段，則會在認知與運用上產生斷層與落差。所以本書在方法論上，首先討論這些傳統工具性的學科，

① 其他四層次，指意謂、蘊謂、當謂、必謂。參見傅偉勳先生撰《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》。台北市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9年5月再版，頁10。

但是不主張把它們當成獨立的學科來看待，而是從文獻學的角度，希望能提出較實用的研究視角與運用方法。

方法論裡的第二個論述方向，則為新方法的提出。其實文獻的研究方法千千百百種，本書能提出的十分有限，只能以舉例的方式略加陳述。書內為配合行文的方便，頗有整合。但析而論之，則本書在方法論中所提出的共有變量因素、橫向研究、辭彙系統、無序資訊、空窗現象、到位與到量、時序觀等幾個不同的項目。

這幾個項目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就是它們都是從文獻的外圍觀念上去找研究的切入點，而非文獻中文字的意義。上文已述及，文獻學研究的不是文獻中「寫了什麼」，而是「為何它要這樣寫」。因此，我們在尋找解析文獻的方法時，當然不能從文獻內部載錄的文字中去找尋，而是要從沒有文字記載的觀念上去找尋。從無中見有，這種抽象的方法是研究文獻學裡最困難的一環。可是唯有往這個途徑去開發新的研究方法，才能找到研究文獻的新角度。本書所提出的幾項研究方法，雖然無法涵蓋所有的文獻研究法，但卻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一些示例。

在方法論之後，即從文獻的外型與內容兩個面向，建構文獻學的外在結構及內在學理上的理論。外在結構論，大多是以結構的觀念來思考的。既然文獻的編寫是一項有意識的行為，那麼文獻中的任何組成元素都可以作為詮釋文獻的切入點。而文獻與文獻之間，在產出與詮釋之間，又會產生相互影響的作用，也就是說，一部文獻在產出之後，後人會對該文獻作出詮釋，而後人的詮釋，又對於新文獻的產出發生影響。在這種交互作用下，文獻不斷的推演，致使多數的文獻大多不能獨立於其他文獻之外。就像人不能獨立於社

會之外一樣，任何文獻都不能獨立於時代環境及學術文化的大背景之外。基於這樣的觀念，文獻結構的討論，又可以跨越單獨一部文獻的小範疇，而進一步的以整合的觀點，將同一種類型，甚或不同類型的文獻視為一個整體，作大範疇的觀察。所以，一部文獻有其結構性，一種類型的文獻有其結構性，而整個歷代文獻，亦應可以找到結構上的切入點，作整合式的考察。而任何由結構而來的詮釋觀點，也都是可以適用於不同類型的文獻上的。

內在學理則是以文獻的隱性意義作為思考導向，即本書中所謂的「內在意涵」。這又是一個從無看有的研究觀念，試圖找出文獻中並不呈現在具體文字上的意義。從較寬廣的層面上來說，內在意涵並不止於討論文獻編撰者不書寫於文字上，但卻意圖「置入」的學術理念；更進一層的，內在學理的討論其實同時在思考主動詮釋權的觀念：不同的書寫模式和取材模式，都是相對客觀、比較可以客觀詮釋的角度；但是除此之外，讀者在不曲解學術思想的前提下，是否有主動詮釋文獻的權利？我們當然不能確認我們自行詮釋的內在意涵必然是文獻的本質，但是這種找尋內在意涵的詮釋觀念，應是我們探索文獻本質時必須嘗試的途徑。

三、結語

本書以最簡單明確的方式，提出方法論、外在結構論、內在學理論三項議題，作為文獻學理論的初步架構。而建構文獻學理論，則是企圖將文獻學建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第一步。

這項工作無前例可循，一切觀點及方法的提出，都是一種嘗

試。在撰寫過程中，理論是否完備，一直是疑慮所在；在舉例時，文獻的閱讀量不足，以及有時不免重複舉證，則是更大的困擾。

這項嘗試並不試圖建構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，但是卻以提出觀念及問題為主要目的。事實上，文獻學的理論也不可能放諸四海皆準，文獻既然是主觀意識的呈現，則例外現象必然大量存在。儘管如此，文獻典籍的解析仍應有常規可循，將這些常規組織成一套有系統的理論，在對文獻的認知與詮釋上或有助益。